



黄非红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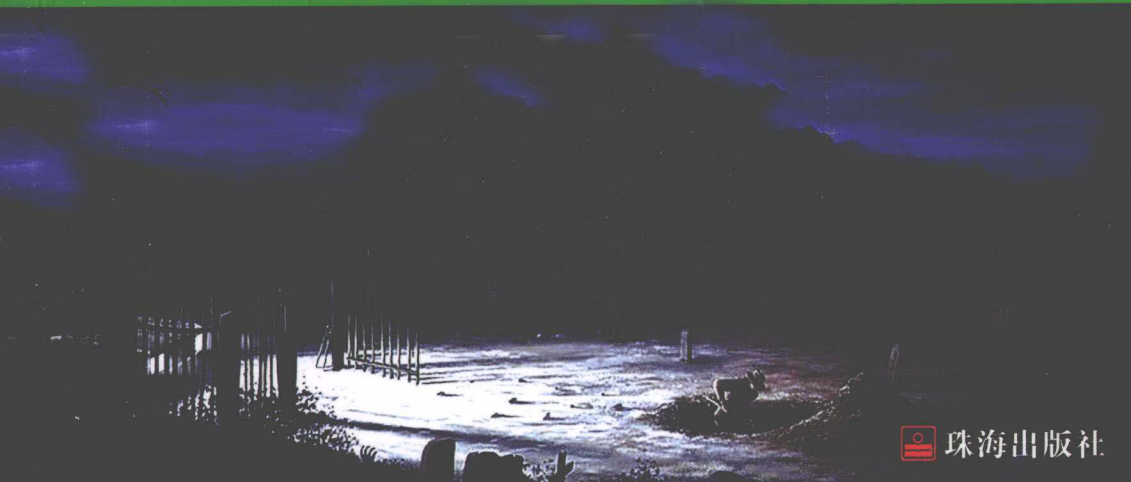


你知不知道夜的秘密？
红色的血液犹如瀑布般从窗户流到地上……

暗夜黑猫

夜深了，每个人说一个惊悚故事吧

中国版『**小岛惊魂**』，五星级长篇悬疑小说
《胆小鬼》《今古传奇》年度**重磅推荐**



珠海出版社

暗夜黑貓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夜黑猫/黄非红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1905. 7
(444异度空间·第7辑)

ISBN 978-7-5453-0235-6

I. 暗…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70235号

暗夜黑猫

黄非红 著

策 划: 光 南

责任编辑: 帅 云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cs.net

E-mail: zhcbcs@zhcbcs.net

印 刷: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6.125 字数: 450千字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235-6

定 价: 66.00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444YIDUKONGJIAN

001/ 第一章 半部鬼书

这是谁写上去的？是写于齐鸣生前，还是写于齐鸣死后？是预言还是诅咒？难道这本书像生死簿一样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吉岛自然找不到答案，他继续向前翻看，在倒数第二页又发现两个字和一个人名。

020/ 第二章 暮光之岛

惠子发现吉岛的异常，抬头看去，立时“啊”地一声死捂着嘴——只见他们刚刚离开的鬼楼竟然出现了光亮，而且光亮就发自他们刚刚离开的那个房间，窗口上一个黑影正望着他们。

045/ 第三章 迷失

想到小全讲述的经历，大家全都紧张起来，而最紧张的除了全胜利还有惠子——惠子想到她和吉岛夜入鬼楼时遇到的那只行踪诡秘的猫——那正是一只黑猫！

071/ 第四章 血印黑猫

原来比较安全的古堡此时却让大家有如坐针毡的感觉，小全留下的那些血脚印老是在大家眼前猩红着，甚至大家总是能嗅到浓重的血腥气息。小全所说的那些眼睛则似乎隐藏在每一面墙里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098/ 第五章 古怪的纸人

纸船上还有纸人——纸人有七个，看起来都是没有面目的，但从装束上可以分辨出是五男二女，其中六个纸人的衣服颜色款式跟现在屋里六个人的衣服相一致，只有第七个例外——它什么也没穿，是个惨白的裸人。

122/ 第六章 暗夜尸变

全胜利出事前就一直坚称外边有人在叫他！这样一想，吉岛仿佛看到黑暗中有一个黑影正向自己伸出一双毛茸茸、黑糊糊的带着爪子，那黑影不是人，不是怪，也不是鬼，而是死神。

151/ 第七章 温情之夜

吉岛长长松了一口气，久违般地伸了一个惬意的懒腰，这一刻他感到少有的轻松——不只是因为这一夜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更因为本该这一夜出事的刘丹丹依然平安无事地坐在他的对面，而且还在兴高采烈地数着钱。

174/ 第八章 生死劫

吉岛脸上突然现出了古怪或者了然的笑意，他轻缓而友善地走向那只黑猫。黑猫似乎并没有察觉吉岛心怀叵测，仍然一动不动坐在那里，镇定自若中还似乎有几分羞涩，就像一个等待情人的小姑娘。

195/ 第九章 等待死神

那是一个浑身冷冰冰的人，那是一个浑身黑糊糊的人，就像鬼片中的死人僵尸，他随时都可能被那人攻击，而他却看不到也摸不到那个人。吉岛总感觉自己的脑后在丝丝冒着冷风。

218/ 第十章 亡魂重现

鬼灯挂在一棵树上，不过那不是一盏普通的灯，而是一张鬼脸发出的幽光。树旁边，真的站立着一个人或鬼，她一身白衣，头发披散着，似在低头哭泣。

239/ 创作后记 命运就像一本书

第一章 半部鬼书

这是谁写上去的？是写于齐鸣生前，还是写于齐鸣死后？是预言还是诅咒？难道这本书像生死簿一样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吉岛自然找不到答案，他继续向前翻看，在倒数第二页又发现两个字和一个人名。

◆ 01 两个女鬼

午夜，昏暗冷清的小街静静的，静得有些诡秘，静得有些阴森。

路灯本来就稀疏，加上很多都坏掉了，昏暗的小街就愈发显得冷清，很多本应有光亮的地方都被黑暗侵蚀了。在街角那些更黑暗的角落里，似乎隐藏着无数种无法预测的恐怖和危机，而且似乎随时都会爆发。

终于有脚步声传来，打破了小街窒息般的寂静。

那是高跟鞋踩在坚硬的水泥路面上的声音，这声音在这怪异诡秘的小街上显得分外孤独，就像夜空中唯一的一颗星，理所当然成了所有黑暗中窥视的目标。

脚步声越来越近。

随着脚步声走进小街的，还有一个长长的影子。

这是一个穿着白色睡衣垂着一头黑色长发的女人，看起来很轻薄，

很没有质感,仿佛随时会像一阵轻烟一样飘散。突出的是那头长长的头发,昏暗里,她的头发很奇怪醒目地招摇着,并且长长地垂挂下来,把她的面孔遮挡得严严实实。

她的身体大部分也被白色睡衣遮挡住，包括她的手。奇怪的是，她的一双脚却是赤裸着的。

那双脚确实是赤裸的，但高跟鞋张扬的咔咔声分明就是从那双小巧而惨白的脚下发出的。

这个女人的出现，让小街更显奇怪、阴森、瘆人，而高跟鞋的声音则突显了小街的冷寂。

她似乎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高跟鞋的声音在赤脚下夸张做作地响着，响着。

猛然，一个人影出现在了女人身后。

看起来也是一个女人。

和前边的女人一样，后面这个女人也是穿着白色睡衣，也是一头诡异黑发长长遮掩着面目，看起来跟前边那个几乎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女人脚上有一双高跟鞋，刺目而惊心的红色。但是感觉那双高跟鞋就像是画在脚上的，踩在地上无声无息。

前边的女人对后面女人的突兀出现似乎毫无察觉，依然不紧不慢地走着，高跟鞋声也不慌不忙地在她的赤脚下作响。后面的女人不紧不慢地跟着，高跟鞋在她的脚下也依然无声无息。

似乎有阴风袭过，两个女人的白色睡衣都轻轻漂浮了一下，好像还连同她们的身体。

终于，前边的女人似乎发现了什么，毫无征兆地站住了。

后边的女人有些猝不及防，多走了一步，紧贴在前边的女人身后停

住了。

就那样僵持片刻，前边的女人慢慢转身，于是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女人面对面很近地站到了一起，只是她们可能谁也看不到对方的真面目。

前边的女人面对着后边的女人，足足看了有半分钟，然后才声音怪异地问出一句：“你是谁？”

后边的女人阴森一笑：“嘿嘿，你猜！”

前边的女人：“我猜你不是人！”

后面的女人又是阴森森一笑：“嘿嘿，你猜对了——我是鬼，你怕吗？”

“不怕，”前边的女人摇摇头，“鬼有什么好怕的？”

“那我就让你看看！”后边的女人吃吃笑了笑，然后伸出惨白的双手，慢慢地、慢慢地撩开长发，把一张脸缓缓地展现在前边的女人面前。

那真是一张丑陋狰狞可怖至极的鬼脸！

“啊……”前边的女人当真给吓得失声惊叫着退后一步，并用惨白的手捂住了遮在脸上的黑发。

“哈哈哈哈哈……”鬼女人得意至极地尖声大笑起来，声如泉啼，让人不寒而栗。可是笑着笑着，鬼女人的笑声却猛然转化为一声尖利恐怖的嚎叫——前边的女人猛然双手撩开了黑黑的头发，露出了她的一张脸——她的脸惨白惨白，而且除了一片惨白之外，那张脸上空空茫茫什么都没有。

那是一张空白的脸……

鬼女人尖叫的同时，还响起了另一声尖叫。

但是鬼女人和那个一脸空白的女人对多出来的这声尖叫根本没有任何反应，因为她们只是鬼片影碟中的人物或鬼怪，而这多余的一声尖叫则是看影碟的惠子发出的。

的——刚才是故意拍成那样增强恐怖程度的，因为导演知道很多观众会在那时候讨论剧情，就来了个恶作剧，这一点还是挺有点创意的……”

惠子这才抬起头，不过她还是心有余悸地先向电视看了一眼，然后依旧胆怯地小声问：“真讨厌，再也不看这种东西了！你说，这世界上真的会有鬼么？”

吉岛摇摇头，很肯定地说：“不，我认为所有的鬼都是人类想象或者编造出来的，但我希望真的有鬼，我希望见到鬼——我一直在寻找鬼！”

惠子坐起来，不解地望着吉岛，认真地问：“为什么？你为什么总是这样说？既然你不相信真有鬼，为什么又一直寻找鬼？难道你真的喜欢鬼么？”惠子记得已经听吉岛这样说过好几次了。

“呵呵，当然不是，谁会真的喜欢鬼呢？准确说寻找鬼不是喜欢，而是寻找刺激！”

“刺激？”

“当然！你看赛车、探险、打猎、笔仙、杀人游戏什么的我都玩腻了，除了寻找鬼好像再没什么能让我兴奋的事情了……我倒希望真能碰到一个鬼或者一群鬼呢——哇，那该有多棒啊！”

“你不会真是这样想的吧？”惠子又一次瞪大了眼睛，不认识似的看着吉岛。

“呵呵，干吗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就是个鬼似的！”吉岛还要说什么，但他突然被惠子的样子所打动，于是他闭了嘴，情不自禁地捧住了惠子的脸——她的样子让他分外怜爱和痴迷。

像吉岛这样的富家公子哥身边当然没有缺少过美女，但真正叫他动心的，只有怀中这个娇柔清纯的惠子。虽然他们认识时间并不算长，但从见到她第一眼起，吉岛就无可救药地深深爱上了她，从没有相信过爱

“那你快走吧，开车小心些。哎，对了，别忘了晚上的约定！”吉岛认真地嘱咐着。

“好的，放心，忘不了的！”

◆02 一座鬼楼

惠子的脚步声在耳边消失之后，吉岛这才关上门。回到屋中，他再次陷入了无聊和空虚之中。

大学毕业后，吉岛没有继续学习深造，没有帮助老爸管理企业，也没有自己去创业，他选择了先尽情享受青春好时光，别的事都留给以后去做。当然从各方面来说，他都有这个条件和资本。但玩过许多好玩的之后，吉岛渐渐腻歪起来，突然觉得人生毫无生趣起来。今天并没给他带来和昨天不一样的感觉，也许明天和今天也不会有什么太大不同吧？如果不是现在爱上了惠子，吉岛猜想自己也许已经遁入空门了。

也许真该找点事情做了，耳边回响着惠子的话，吉岛倒在床上，不一会就睡着了——昨夜他又和大亮他们玩了个通宵。

睡了半天，吉岛胡乱吃了点东西，下午本来想去打棒球，可想想又觉没意思，于是又上网打开了游戏，稀里糊涂总算混到晚上。他是夜猫子，一到晚上立刻就有了精神——今天晚上他要带惠子去一个好地方。

准确说是一个鬼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鬼楼。

本来早就约好了的，可是惠子一再劝阻吉岛不要去，特别是上午看了鬼片之后。不过她的劝阻显然是无效的，他不会因为非常爱她而轻易放弃自己的其他爱好。

难为水，经多历广的吉岛原本对那座破楼不感兴趣，觉得传说中的鬼楼实在有些小儿科。现在他突然要去那个地方，不光是因为那座楼就要拆除了，还因为他实在没有好玩的地方好去了，没什么刺激的事情可做了。

夜就像一块巨大的黑色魔毯，在它的掩盖下，平常无奇之中好像到处都在滋生着神秘怪异甚至阴谋和恐怖。

穿过一片废墟，鬼楼终于近在眼前了。

鬼楼及其附近那一片即将拆除的区域都已断了电，大片黑暗的楼房模糊在吉岛和惠子眼前。而那座被称为鬼楼的建筑物似乎比其他的楼更黑更暗一些，仿佛那座楼就是整个黑夜的源头。

“我们到了。”吉岛说着就要下车，惠子却不禁抓住了他的手臂。

“你不要去了好吗，就在车里等我吧！”吉岛安慰地拍拍惠子。

她轻轻摇头，什么也没说，只是放开他，打开了车门。吉岛也没有再说什么，下车便拉住惠子，向那座阴森诡秘装满鬼怪传说的老楼走去。

惠子紧紧抱住吉岛的手臂，紧张得身体都绷了起来，但她的脚步却紧紧跟着。

在两个人小心翼翼的脚步声中，鬼楼越来越近了，黑暗也越来越重了。

惠子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鬼楼终于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他们眼前。在手电光的照射下，这就是一座破败而普通的楼，但吉岛和惠子又分明感受到了自楼中隐隐透出的阴郁之气。

惠子的呼吸陡然急促起来。

“别怕，虽然叫鬼楼，但不会真有鬼的，我肯定！”

“既然没有鬼，那我们还有进去的必要么？”惠子说出了在楼外的最后一句话。



吉岛要回答，可张张嘴他才晓得无法回答她的话，或者说他无法回答自己。

黑暗中他有些尴尬，想笑，却没有笑出来。

就在吉島略作猶豫的瞬間，惠子不易察覺地拉了拉他的手。

他闭紧嘴巴，拉着惠子走上了那破败的台阶。

用力推开两扇厚重破旧的门，一股浓重的阴霉之气立时迎面扑来，惠子立刻咳了起来，咳声传进楼中，就被放大变异为空洞怪异的回声，她赶忙捂住了嘴。

“别怕，跟我来！”吉岛拉紧她的手，抢先迈进了那扇门。

两个人全都走进去之后，两扇门又在他们身后声音沉重暗哑地关合了。

恰在这时，吉岛手中的手电突然熄灭了。

刹那间，两个人仿佛被封闭在黑暗之中与世隔绝了。

惠子紧紧抓住吉岛，生怕稍一松手，自己就会顷刻跌落到无底的黑暗深渊。

这时吉岛及时打开了手电，手电光明亮而又压抑，也愈发映衬出周围黑暗的浓重。

鬼楼之所以被称为鬼楼，当然是因为闹鬼，而且决不仅限于前面所讲的那些传说。满城人都说这座楼从修建之日起就没让人安宁过，很多人都在鬼楼中见过诡异之事或有过恐怖的遭遇。很多人都相信，早在奠基之初，这里就经常听到女人的哭声，当然是在夜里。那一晚，一个姓孙的看工地老人一觉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竟然赤身裸体睡在白天刚刚挖开的楼基中，他的身上盖的也不是被子，而是一层鲜腥的新土……老孙头吓破了胆，挣扎着要爬出去时，脚却无论如何都不能动弹，他低头一看，

只见紧紧抓住自己脚踝的，是从地下伸出的一只惨白的手……天亮后工人们在楼基中发现了老孙头，他还没有死，但已给吓傻了，嘴里也只剩了一个“鬼”字，而他的脚踝处赫然还留有一只深刻的鬼手抓痕——这件事是当年的几个老工人亲口讲出来的。新楼建成之初，这里是一个机关的办公楼，有一天值班职员喝了点酒，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到半夜口渴醒来，发现怀里竟然睡着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全裸的年轻女人……一番疯癫之后，那位艳福当头的职员没有注意到这个女人的身子是凉凉的，他得陇望蜀，还想欣赏一下美女的花容和玉体……职员不顾女人的劝阻，坚持开了灯，结果发现怀中搂着的不是美女，甚至也不是骷髅狐狸，竟然是一只蓝色绣花鞋——一只蓝色绣花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蓝色绣花鞋竟然酷似一张人的脸，是一张带着鬼笑的女人的蓝脸……结果那个职员当场吓晕过去，后来他醒了过来，不过也和老孙头一样成了疯子。还有一天一个女职员正在里间办公室处理公文，这时候进来了一个穿着黑风衣陌生男人。男人笑着对女职员说，你认识我么。停顿片刻，女职员竟然说认识。那你就跟我走吧，黑风衣陌生男人说完，女职员就咯咯咯笑了起来，而且越笑越放纵，然后变成了放荡，然后就变成了疯狂，后来她打了两个隔，这是外间几个男同事听到女职员最后的声音……很久不见里面再有动静，男同事们起初还以为两个人在里面做了什么，可是一直到下班时还不见里面的人出来，也再没有声音发出，同事们开始怀疑和不安了，于是报告了科长，科长去叫门不应，推门一看，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只留下了女职员身穿的所有衣物，包括内衣鞋袜……

还有……

几乎从前听过的所有传说此时都蜂拥涌上惠子的心头，望着那一间又一间空荡而又诡异的空屋，她的心越提越高，觉得每间空屋都像一张

